資治通鑑/卷11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十六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十七 晉紀三十九

► 卷一百十八

起旃蒙單閼，盡柔兆執徐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17卷

【晉紀三十九】起旃蒙單閼，盡柔兆執徐，凡二年。

安皇帝壬義熙十一年（乙卯，公元四一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長，魏主嗣還平城。

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、兄子文祖，並賜死；發兵擊之。詔加裕黃鉞，領荊州刺史。庚午，大赦。

丁丑，以吏部尚書謝裕為尚書左僕射。

辛巳，太尉裕發建康。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，劉穆之兼右僕射。事無大小，皆決於穆之。又以高陽內史劉鐘領石頭戍事，屯冶亭。休之府司馬張裕、南平太守檀范之聞之，皆逃歸建康。裕，邵之兄也。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，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。二月，休之上表罪狀裕，勒兵拒之。

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，延之復書曰：「承親帥戎馬，遠履西畿，闔境士庶，莫不惶駭。辱疏，知以譙王前事，良增歎息。司馬平西體國忠貞，款懷待物。以公有匡復之勳，家國蒙賴，推德委誠，每事詢仰。譙王往以微事見劾，猶自表遜位；況以大過，而錄嘿然邪！前已表奏廢之，所不盡者命耳。推寄相與，正當如此。而遽興兵甲，所謂『欲加之罪，其無辭乎！』劉裕足下，海內之人，誰不見足下此心，而復欲欺逛國士！來示云『處懷期物，自有由來』，今伐人之君，啖人以利，真可謂『處懷期物，自有由來』者乎！劉藩死於閶闔之門，諸葛斃於左右之手；甘言詫方伯，襲之以輕兵；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，閫外無自信諸侯，以是為得算，良可恥也！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，寄命過日。吾誠鄙劣，嘗聞道於君子，以平西之至德，寧可無授命之臣乎！必未能自投虎口，比跡郗僧施之徒明矣。假令天長喪亂，九流渾濁，當與臧洪游於地下，不復多言。」裕視書歎息，以示將佐曰：「事人當如此矣！」延之以裕父名翹，字顯宗。乃更其字曰顯宗，名其子曰翹，以示不臣劉氏。

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降魏。

庚子，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。

太尉裕吏參軍檀道濟、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。超石，齡石之弟也。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，立橋聚糧以待，道濟等積日不至。魯軌襲擊虔之，殺之。裕使其婿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、王允之、沈淵子為前鋒，出江夏口。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塚，兵敗，逵之、允之、淵子皆死，獨蒯恩勒兵不動。軌乘勝力攻之，不能克，乃退。淵子，林子之兄也。

裕軍於馬頭，聞逵之死，怒甚。三月，壬午，帥諸將濟江。魯軌、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，臨峭岸置陳，軍士無能登者。裕自被甲欲登，諸將諫，不從，怒愈甚。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，裕抽劍指晦曰：「我斬卿！」晦曰：「天下可無晦，不可無公！」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，裕呼藩使登，藩有疑色。裕命左右錄來，欲斬之。藩顧曰：「正欲擊賊，不得奉教！」乃以刀頭穿岸，劣容足指，騰之而上，隨之者稍多。既登岸，直前力戰。休之兵不能當，稍引卻。裕兵因而乘之，休之兵大潰，遂克江陵。休之、宗之俱北走，軌留石城。裕命閻中侯下邳趙倫之、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；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。

有群盜數百夜襲冶亭，京師震駭；劉鐘討平之。

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，宣司馬權丕至長安，興責以不能輔導，將誅之；丕懼，誣宣罪惡以求自免。興怒，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，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。尹昭曰：「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，今握強兵於外，陛下一旦不諱，社稷必危。『小不忍，亂大謀』，陛下之謂也。」興不從。

夏王勃勃攻秦杏城，拔之，執守將姚逵，坑士卒二萬人。秦王興如北地，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，興還長安。

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，拔之。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觺尼寅邀蒙遜於浩宜，蒙遜擊斬之；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，蒙孫擊禽之。

河西饑胡相聚於上黨，推胡人白惡栗斯為單于，改元建平，以司馬順宰為謀主，寇魏河內。夏，四月，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。

青、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，宗室之疏屬也。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，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、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，據廣固以應休之。乙卯，敬宣召道秀，屏人語，左右悉出戶。猛子逡巡在後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。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，皆斬之。

己卯，魏主嗣北巡。

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，熾磐以為尚書左僕射。

五月，丁亥，魏主嗣如大寧。

趙倫之、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，司馬休之、魯宗之救之不及，遂與軌奔襄陽，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。甲午，休之、宗之、軌及譙王文思、新蔡王道賜、梁州刺史馬敬、南陽太守魯范俱奔秦。宗之素得士民心，爭為之衛送出境。王鎮晉等追之，盡境而還。

初，休之等求救於秦、魏，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，魏長孫嵩至河東，聞休之等敗，皆引還。休之至長安，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，使侵擾襄陽。待御史唐盛言於興曰：「據符讖之文，司馬氏當復得河、洛。今使休之擅兵於外，猶縱魚於淵也；不如以高爵厚禮，留之京師。」興曰：「昔文王卒羑裡，高祖不斃鴻門；苟天命所在，誰

能違之！脫如符讖之言，留之適足為害。」遂遣之。

詔加太尉裕太傅、揚州牧，劍履上殿，入朝不趨，贊拜不名。以兗、青二州刺史劉道憐為都督荊、湘、益、秦、寧、、雍七州諸軍事、驃騎將軍、荊州刺史。道憐貪鄙，無才能，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為驃騎長史、南郡相，道憐府中眾事皆咨決於方明。方明，沖之子也。

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河西王蒙遜，諭以朝廷威德。蒙遜遣舍人黃迅詣齡石，且上表言：「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，願為右翼，驅除戎虜。」

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遜結盟，蒙遜遣其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於夏。

西秦王熾磐帥眾三萬襲湟河，沮渠漢平拒之，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，破之。熾磐將引去，漢平長史焦昶、將軍段景潛召熾磐，熾磐復攻之，昶、景因說漢平出降。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，三日不下，力屈，為熾磐所禽。熾磐欲斬之，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：「仁臨難不畏死，忠臣也，宜宥之以厲事君。」乃囚之。熾磐以左衛將軍匹達為湟河太守，擊乙弗窟乾，降其三千餘戶而歸。以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為都督嶺北諸軍事、涼州刺史；以涼州刺史謙屯為鎮軍大將軍、河州牧。隗仁在西秦五年，段暉又為之請，熾磐免之，使還姑臧。

戊午，魏主嗣行如濡源，遂至上谷、涿鹿、廣寧。秋，七月，癸未，還平城。

西秦王熾磐以秦州刺史曇達為尚書令，光祿勳王松壽為秦州刺史。

辛亥晦，日有食之。

八月，甲子，太尉裕還建康，固辭太傅、州牧，其餘受命。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為兗州刺史。

丁未，謝裕卒；以劉穆之為左僕射。

九月，己亥，大赦。

魏比歲霜旱，雲、代之民多饑死。太史令王亮、蘇坦言於魏主嗣曰：「按讖書，魏當都鄴，可得豐樂。」嗣以問群臣，博士祭酒崔浩、特進京兆周澹曰：「遷都於鄴，可以救今年之饑，非久長之計也。山東之人，以國家居廣漠之地，謂其民畜無涯，號曰『牛毛之眾』。今留兵守舊都，分家南徙，不能滿諸州之地，參居郡縣，情見事露，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；且百姓不便水土，疾疫死傷者必多。又，舊都守兵既少，屈丐、柔然將有窺窬之心，舉國而來，雲中、平城必危，朝廷隔恆、代千里之險，難以赴救，此則聲實俱損也。今居北方，假令山東有變，我輕騎南下，布濩林薄之間，孰能知其多少！百姓望塵懾服，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。來春草生，湩酪將出，兼以菜果，得以秋熟，則事濟矣。」嗣曰：「今倉廩空竭，既無以待來秋，若來秋又饑，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宜簡饑貧之戶，使就谷山東；若來秋復饑，當更圖之，但方今不可遷都耳。」嗣悅，曰：「唯二人與朕意同。」乃簡國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，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眾鎮魯口以安集之。嗣躬耕藉田，且命有司勸課農桑。明年，大熟，民遂富安。

夏赫連建將兵擊秦，執平涼太守姚周都。遂入新平。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，禽之。

秦王興藥動。廣平公弼稱疾不朝，聚兵於第。興聞之，怒，收弼黨唐盛、孫玄等殺之。太子泓請曰：「臣不肖，不能緝諧兄弟，使至於此，皆臣之罪也。若臣死而國家安，願賜臣死；若陛下不忍殺臣，乞退就藩。」興惻然憫之，召姚贊、梁喜、尹昭、斂曼嵬與之謀，囚弼，將殺之，窮治黨與。泓流涕固請，乃並其黨赦之。泓待弼如初，無忿恨之色。

魏太史奏：「熒惑在匏瓜中，忽亡不知所在，於法當入危亡之國，先為童謠妖言，然後行其禍罰。」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，崔浩對曰：「按《春秋左氏傳》，『神降於莘』，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。庚午之夕，辛未之朝，天有陰雲；熒惑之亡，當在二日。庚之與午，皆主於秦；辛為西夷。今姚興據長安，熒惑必入秦矣。」眾皆怒曰：「天上失星，人間安知所詣！」浩笑而不應。後八十餘日，熒惑出東井，留守句己，久之乃去。秦大旱，昆明池竭，童謠訛言，國人不安，間一歲而秦亡。眾乃服浩之精妙。

冬，十月，壬子，秦王興使散騎常侍姚敞等，送其女西平公主於魏，魏主嗣以後禮納之。鑄金人不成，乃以為夫人，而寵甚。

辛酉，魏主嗣如沮洳城；癸亥，還平城。十一月，丁亥，復如豺山宮；庚子，還。

西秦王熾磐遣襄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，擊南羌彌姐、康薄於赤水，降之；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，鎮赤水。

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，與其弟叱支拔皆有才勇，從燕王跋起兵有功，求開府不得，有怨言，跋皆殺之。進護開府儀同三司、錄尚書事，以慰其心，護怏怏不悅，跋鴆殺之。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，出為邊郡，怨望，謀外叛，跋亦殺之。

林邑寇交州，州將擊敗之。

安皇帝壬義熙十二年（丙辰，公元四一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申，魏主嗣如豺山宮。戊子，還平城。

加太尉裕兗州刺吏、都督南秦州，凡都督二十二州；以世子義符為豫州刺史。

秦王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，未至而卒。其子軌引兵入寇，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。

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涇川，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。熾磐至沓中，引還。二月，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，蒙遜亦引去。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。

秦王興如華陰，使太子泓監國，入居西宮。興疾篤，還長安，黃門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。興至，泓將出迎，宮臣諫曰：「主上疾篤，奸臣在側，殿下今出，進不得見主上，退有不測之禍。」泓曰：「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，何以自安！」對曰：「全身以安社稷，孝之大者也。」泓乃止。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；「太子不出迎，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；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，自當來集，太子誰與守乎！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，已陷名逆節，將何所自容！今奉乘輿以舉事，乃杖大順，不惟救廣平之禍，吾屬前罪亦盡雪矣。」沖以興死生未可知，欲隨興入宮作亂，不用沙彌之言。

興入宮，命太子泓錄尚書事，東平公紹及右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，防制內外。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等中甲仗，內之武庫。

興疾轉篤，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，不應。幼子耕兒出，告其兄南陽公愔曰：「上已崩矣，宜速決計！」愔即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，斂曼嵬，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。愔等遣壯士

登門，緣屋而入，及於馬道。泓侍疾在咨議堂，太子右衛率姚和都帥東宮兵入屯馬道南。愔等不得進，遂燒端門。興力疾臨前殿，賜弼死。禁兵見興，喜躍，爭進赴賊，賊眾驚擾，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。愔逃於驪山，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，尹沖及弟泓來奔。興引東平公紹及妙贊、梁喜、尹昭、斂曼嵬入內寢，受遺詔輔政。明日，興卒。泓秘不發喪，捕南陽公愔及呂隆、大將軍尹元等，皆誅之。乃發喪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永和。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，恢猶豫久之，乃殺之。泓疑恢有貳心，恢由是懼，陰聚兵謀作亂。泓葬興於偶陵，謚曰文桓皇帝，廟號高祖。

初，興徙李平羌三千戶於安定。興卒。羌酋黨容叛，泓遣撫軍將軍姚贊討降之，徙其酋豪於長安，餘遣還李閏，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，東平公紹討禽之。時姚宣鎮李閏，參軍韋宗聞毛雍叛，說宣曰：「主上新立，威德未著，國家之難，未可量也，殿下不可不為深慮。邢望險要，宜徙據之，此霸王之資也。」宣從之，帥戶三萬八千，棄李閏，南保邢望。諸羌據李閏以叛，東平公紹進討破之。宣詣紹歸罪，紹殺之。

二月，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。裕戒嚴將伐秦。詔加裕領司、豫二州刺史，以其世子義符為徐、兗二州刺史。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戍路，修敬山陵；詔許之。

夏，四月，壬子，魏大赦，改元泰常。

西秦襄武候曇達等擊秦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，破之，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。

五月，癸巳，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。

六月，丁巳，魏主嗣北巡。

并州胡數萬落叛秦，入於平陽，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，攻立義將軍姚成都於匈奴堡。征東將軍姚懿自蒲阪討之，執弘，送長安，徙其豪右萬五千落於雍州。

氐王楊盛攻秦祁山，拔之，進逼秦州。秦後將軍姚平救之，盛引兵退；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。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，未至，嵩與盛戰於竹嶺，敗死。勃勃攻上邽二旬，克之，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，因毀其城。進攻陰密，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；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，鎮陰密。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，奔還長安，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。勃勃使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，進攻秦鎮西將軍

姚諶於雍城，諶委鎮奔長安。勃勃據雍，進掠鄜城。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，勃勃退趨安定，胡儼閉門拒之，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，復以安定降秦。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，破之，追至朝那，不及而還。勃勃歸杏城。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，至陳倉，秦斂曼嵬擊卻之。夏王勃勃復遣兄提南侵洩陽，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。

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，暠引見，謂之曰：「蒙遜為百姓患，孤豈忘之？顧勢力未能除耳。卿有必禽之策，當為孤陳之；直唱大言，使孤東討，此與言『石虎小豎，宜肆諸市朝』者何異！」承明慚懼而退。

秋，七月，魏主嗣大獵於牛川，臨殷繁水而還。戊戌，至平城。

八月，丙午，大赦。

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。裕以琥珀治金創，得之大喜，命碎搗分賜北征將士。

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，監太尉留府事。劉穆之為左僕射，領監軍、中軍二府軍司，入居東府，總攝內外。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，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，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，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。懷慎，懷敬之弟也。

劉穆之內總朝政，外供軍旅，決斷如流，事無擁滯。賓客輻湊，求訴百端，內外咨稟，盈階滿室；目鑒辭訟，手答箋書，耳行聽受，口並酬應，不相參涉，悉皆贍舉。又喜賓客，言談賞笑，彌日無倦。裁有閒暇，手自寫書，尋鑒校定。性奢豪，食必方丈，旦輒為十人饌，未嘗獨餐。嘗白裕曰：「穆之家本貧賤，贍生多闕。自叨忝以來，雖每存約損，而朝夕所須，微為過豐。自此外，一毫不以負公。」中軍咨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：「人生危脆，必當遠慮。穆之若邂逅不幸，誰可代之？尊業如此。苟有不諱，處分雲何？」裕曰：「此自委穆之及卿耳。」

丁巳，裕發建康，遣龍驤將軍王鎮惡、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、淝向許、洛，新野太守朱超石、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，振武將軍沈田子、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，建武將軍沈林子、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，自汴入河，以冀州刺史五仲德督前鋒諸軍，開巨野入河。遵考，裕之族弟也。劉穆之謂王鎮惡曰：「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，卿其勉之！」鎮惡曰：「吾不克關中，誓不復濟江！」

裕既行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帥眾至塗中掩討亡命。劉穆之恐祗為變，議欲遣軍。時檀韶為江州刺史，張邵曰：「今韶據中流，道濟為軍首，若有相疑之跡，則大府立危，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，必無患也。」穆之乃止。

初，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，曰：「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，使備河南岸，然後擊之。」表未至，胡人廢白亞栗斯，更立劉虎為率善王。表以胡人內自攜貳，勢必敗散，遂不告秦將而擊之，大為虎所敗，士卒死傷甚眾。

嗣謀於群臣曰：「胡叛逾年，討之不克，其眾繁多，為患日深。今盛秋不可復發兵，妨民農務，將若之何？」白馬侯崔宏曰：「胡眾雖多，無健將御之，終不能成大患。表等諸軍，不為不足，但法令不整，處分失宜，以致敗耳。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，無不克矣。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，為胡、魏所畏服，諸將莫及，可遣也。」嗣從之，以建為中領軍，督表等討虎。九月，戊午，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，虎及司馬順宰皆死，俘其眾十萬餘口。

太尉裕至彭城，加領徐州刺史；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。

初，王歜之敗也，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，使提衣襆自隨，津邏疑之。曇永呵華曰：「奴子何不速行！」棰之數十，由是得免；遇赦，還吳。以其父存亡不測，布蔬食，絕交遊不仕，十餘年。裕聞華賢，欲用之，乃發歜喪，使華制服。服闋，闢為徐州主簿。

王鎮惡、檀道濟入秦境，所向皆捷。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，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，諸屯守皆望風款附。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，道濟攻拔其城，執遵，殺之。進克許昌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。沈林子自汴入河，襄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。太尉裕版為參軍。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，克之，秦兗州刺史韋華降。神虎擅還襄邑，林子殺之。

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：「晉兵已過許昌，安定孤遠，難以救衛，宜遷其鎮戶，內實京畿，可得精兵十萬，雖晉、夏交侵，猶不亡國。不然，晉攻豫州，夏攻安定，將若之何？事機已至，宜在速決。」左僕射梁喜曰：「劉公恢有威名，為嶺北所憚，鎮人已與勃勃深仇，理應守死無貳。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；若無安定，虜馬必至於鄜。今關中兵足以拒晉，無為豫自損削也。」泓從之。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：「恢於廣平之難，有忠勳於畢下。自陛下龍飛紹統，未有殊賞為答其意。今外則致之死地，內則不豫

朝權，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，思南遷者十室而九，若恢擁精兵數萬，鼓行而向京師，得不為社稷之累乎！宜征還朝廷以慰其心。」泓曰、「恢若懷不逞之心，征之適所以速禍耳。」又不從。

王仲德水軍入河，將逼滑台。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，帥眾棄城，北渡河。仲德入滑台，宣言曰：「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，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。」魏主嗣聞之，遣叔孫建、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，因引兵濟河，斬尉建於城下，投屍於河。呼仲德軍人，問以侵寇之狀。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：「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，清掃山陵，非敢為寇於魏也。魏之守將自棄滑台去，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，行當西引，於晉、魏之好無廢也，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！」嗣使建以問太尉裕，裕遜辭謝之曰：「洛陽，晉之舊都，而羌據之；晉欲修復山陵久矣。諸醒宗族，司馬休之、國璠兄弟，魯宗之父子，皆晉之蠹也，而羌收之以為晉患。今晉將伐之，欲假道於魏，非敢為不利也。」魏河內鎮將於栗磾有勇名，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。裕以書與之，題曰「黑槊公麾下」。栗磾好操黑槊以自標，故裕以此目之。魏因拜栗磾為黑槊將軍。

冬，十月，壬戌，魏主嗣如豺山宮。

初，燕將庫辱官斌降魏，既而復叛歸燕。魏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，斬之；遂攻燕幽州刺史辱官昌、征北將軍庫辱官提，皆斬之。

秦陽城、滎陽二城皆降，晉兵進至成皋。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，遣使求救於長安。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，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，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陜津，為之聲援。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：「今晉寇益深，人情駭動，眾寡不敵，若出戰不捷，則大事去矣。宜攝諸戍之兵，固守金墉，以待西師之救。金墉不下，晉必不敢越我而西，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。」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，主簿閻恢、楊虔，皆禹之黨也，共嫉玄，言於洸曰：「殿下以英武之略，受任方面；今嬰城示弱，得無為朝廷所責乎！」洸以為然，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，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。玄泣謂洸曰：「玄受三帝重恩，所守正有死耳。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，為奸人所誤，後必悔之。」既而成皋、虎牢皆來降，檀道濟等長驅而進，無諱至石關，奔還。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柏谷，玄兵敗，被十餘創，據地大呼。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，玄曰：「吾創已重，君宜速去！」鑒曰：「將軍不濟，鑒去安之！」與之皆死。姚禹逾城奔道濟，甲子，道濟進逼洛陽。丙寅，洸出降。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，議者欲盡坑之以為京觀。道濟曰：「伐罪弔民，正在今日！」皆釋而遣之。於是夷、夏感悅，歸之者

甚眾。閻生、姚益男未至，聞洛陽已沒，不敢進。

己丑，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，置守衛。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為河南、河內二郡太守，行司州事，戍洛陽。

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，以逼秦之上邽。

十一月，甲戌，魏主嗣還平城。

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，諷朝廷求九錫。時劉穆之掌留任，而旨從北來，穆之由是愧懼發病。弘，珣之子也。十二月，壬申，詔以裕為相國、總百揆、揚州牧，封十郡為宋公，備九錫之禮，位在諸侯王上，領征西將軍、司、豫、北徐、雍四州刺史如故，裕辭不受。

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，求擊秦以自效。裕拜熾磐平西將軍、河南公。

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，誅東平公紹，廢秦主泓而代之。懿以為然，乃散谷以賜河北夷、夏，欲樹私恩。左常侍張敞、侍郎左雅諫曰：「殿下以母弟居方面，安危休戚，與國同之。今吳寇內侵。四州傾沒，西虜擾邊，秦、涼覆敗，朝廷之危，有如累卵。谷者，國之本也，而殿下無故散之，虛損國儲，將若之何？」懿怒，笞殺之。

泓聞之，召東平公紹，密與之謀。紹曰：「懿性識鄙淺，從物推移。造此謀者，必孫暢也。但馳使征暢，遣撫軍將軍贊據陝城，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，若暢奉詔而至，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；若不受詔命，便當聲其罪而討之。」泓曰：「叔父之言，杜稷之計也。」乃遣姚贊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、建義將軍□也玄屯陝津，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。

懿遂舉兵稱帝，傳檄州郡，欲運匈奴堡谷以給鎮人。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，懿卑辭誘之，送佩刀為誓，成都不從。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，成都擊禽之，遣使讓懿曰：「明公以至親當重任，國危不能救，而更圖非望；三祖之靈，其肯佐明公乎！成都將糾合義兵，往見明公於河上耳。」於是傳檄諸城，諭以逆順，徵兵調食以討懿。懿亦發諸城兵，莫有應者，惟臨晉數千戶應懿。成都引兵濟河，擊臨晉叛者，破之。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。東平公紹入蒲阪，執懿，誅孫暢等。

是歲，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。魏主嗣甚惜之，謂其妻桓氏曰：「生同其榮，能沒同其戚乎？」桓氏乃縊而□焉。

丁零翟猛雀驅略吏民，入白三間為亂；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。道生，嵩之從子也。道生欲進兵擊猛雀，蒲曰：「吏民非樂為亂，為猛雀所迫脅耳。今不分別，並擊之，雖欲返善，其道無由，必同心協力，據險以拒官軍，未易猝平也。不如先遣使諭之，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，則必喜而離散矣。」道生從之，降者數千家，使復舊業。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，蒲等追斬猛雀首，左部沿書周幾窮討餘黨，悉誅之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